

几多心痛为紫英

●谢雨



紫英是谁？

——无场次现代京剧《紫英》中的一号女主人公，她怎样的一个人呀？24岁的姑娘，钟觉的名份妻。出生医家，父母双亡，过门一年未见丈夫，朝夕相盼，盼来的却是：“少爷带了一个新人（云霄）回来了”；白匪来抓钟觉，为保夫家的安全，她挺身而出，不料惨遭凌辱，她投水获救，求死不得，欲活无颜；经过云霄、钟觉的多次开导，她终于明白了一些新生活的道理，她做了一个美梦，梦到了与长庚喜结连理，做了夫妻，然而，长庚却在救钟觉劫法场时牺牲；钟觉夫妇双双英勇就义，留下遗孤启明，又是她，一把油布伞，只身前行，泥泞中，血雨里，抱回孩子……

想到她，我不由得心儿颤抖，想到她，我不由得泪眼朦胧，我远远地看着她，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东方女人！

她有多美啊！剔透玲珑、冰清玉洁，她知书达礼、温柔大方，她上敬公婆，下礼奴仆，她几遇不幸却依然刚强，她一双小脚足不出户，胸襟之广可纳百川……，她有一颗痛苦的心被深深地藏着，她有一颗火热的心被深深地藏着，为了别人，她把自己的爱与恨都藏在最深的地方，藏不住的唯有一颗善良的心。我轻抚着她那满目疮痍的伤口，追随她那倔强刚毅的目光，终于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一种受伤的美丽。

我怀着心痛，在万家灯火的正月里完成了《紫英》的服装设计，我小心地捏着这个“小人儿”，特别地企盼将我的这种心痛融注于她，传递给观众。

出场，是紫英在翘首等待，为她设计的是上袄下裙。袄长过膝，肥瘦适中，双层大袖，胸部镶补，“盘金间绣”，领高托发，前襟缀绦，裙亦双层，内为百折裙，外系活佩。血鸭色的主调，佐以宝蓝色与紫罗兰，鲜嫩无比，交待了此时这个女人的特殊身份，她名为少妇，实为少女。她是一朵花儿，如含苞待放，如芙蓉出水。领、胸、袖、襟、裙、佩，镶滚花边，蓝底挑芙蓉，银线勾边，绣工讲究细腻，既贵气又不骄奢，为的是显示钟家的殷实，大家闺秀的气派。桂花树后，只见她手执团扇，长裙拖地，移步金莲，飘飘欲仙，煞是好看。

圆房，是一场空喜，只有一只红灯笼照着精雕细刻的婚床。为她设计一套传统的嫁衣，大红绣花袄褂，大红的喜裙，我想这套衣裙应是父母为她留下的嫁装，为爱人而穿的，她要细心地打扮，为着这一生一世的大喜日子，为着她的新郎。一个牢记着三从四德的小脚女人，身着隆重的民族传统喜服等待一个留洋回来的意识全新的丈夫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不和谐。采用的面料厚重富贵，色泽纯正，花形吉利，有意识地强化婚庆的民俗感，为悲剧埋下伏

笔。

路遇，出现了一个新人——长庚。圆房未成，尴尬可想而知，我想她一定不再愿意穿着这身红袄子让人笑话，我为她设计的是一套上短下长的裙装，淡黄色的小袄子，胸前绣一簇精致的小紫花儿，肩披一条宽宽的红纱。夜色中，她手提一盏油灯，款款而来。

投水，失去了贞节的她去意已定。现实生活中，遭遇摧残的女人一定是被撕得衣衫褴褛，破败不堪，往日的矜持也了然无存，然而在我的心中她是失了贞节却不失气节的女人，她不是破柳残花，她依然高贵，无论何时她都是那样的美。为了她的这件美丽的“破衣”，我借鉴了时装中的内衣外穿，为她设计了一件外置的半边绣花红兜兜，装在淡黄色短衫上，衫子无领，大袖开衩，用一种象征的手法强化悲剧给予人的震撼。

入梦，那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造境。她终于做了一个美梦，梦到了与长庚的结合，梦到了她终生期盼的美丽爱情，“花开了花开了，我听见了花的呐喊”这场戏实际上是在写性，写紫英对爱情的期盼，弗洛伊德曾在《梦的解析》中说到梦“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，而是欲望的满足，在睡眠时，超我的检查松懈，潜意识中的欲望绕过抵抗，并以伪装的方式，乘机闯入意识而形成梦，可见梦是对清醒时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欲望的一种委婉表达。梦是通向潜意识的一条秘密通道。”于是，出现了一个与洞房夜完全不同的一一个婚庆场面，一对红灯笼，一群百合花少女，融融的红光中，她如痴如醉地享受着生命中的那一抹灿烂，梦像一叶小舟，载着她畅游爱之海。我为她设计了一件连体的长裙，飞满彩蝶的花儿一样的长裙，粉红的纱裙，层层叠叠，朦胧飘逸，虚无浪漫，完全背离了旧时代女装的形制，直接从今天的时装理念中展开，试图以唯美来解释梦。

接孤，钟觉走了，长庚走了，走过磨难之后的紫英选择了坚强。抛却恩怨，毅然接孤，她是一个多么识大体的好女人，她也许不懂得革命的大道理，但她知道她所爱的人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献出了青春与热血，她知道孩子需要一个母亲去哺养，她不再幻想了，她要把所有的爱给这个孩子，无论今后是怎样一条路，她都要坚定地走下去，面对残酷的现实她勇敢承受。在这里，我让她脱掉长裙穿上裤装，设计一件至膝的紫罗兰长袄，配上一条浅浅的土色长裤，清素淡雅，稳重从容。

从裙到裤，从花到素，从暖到冷，从高领到低领，从娇嫩到沉稳。在“雅”的定位中，我追求紫英服饰前后的对比，如她的心境，如她的行动，一步步推进，她的心理因此而成长起来，她的形象因此而丰满起来，我们看到她从浪漫走向现实，从单纯走向成熟，从忧郁走向刚强，从守旧走向解放，为了她的这种含蓄、内敛、隐忍的气质，为了这种凄美的悲剧气质，我不遗余力。

服饰也许不能独立地完成人物的塑造，但是，它却能帮助人物形象的构建，将内在气质与外在形式紧紧地融合为一体，使之准确。服饰远不只是人们的一件衣，永远载寓着人们的情感与气质，作为一个设计者，当你真实地触到了她的心灵的时候，你就能与她同在，想起紫英，我总忍不住心痛，我愿意聆听她的声音，感受她的凄美动人，我要为她细细装扮……



责任编辑：天慧